



我又有什么必要把父亲和母亲的形象塞给读者？他们太普通了，他们的经历丝毫算不上惊心动魄。父亲和母亲肯定是属于默默地生、默默地死的那一批草民。尽管如此，我还是在他们身上发现了“时代”这个大词。

南帆 著

关于我父母的一切



南帆 著

关于我父母的一切

(京)新登字002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关于我父母的一切/南帆著.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4.1

ISBN 7-02-004406-9

I. 关… II. 南…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1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106845号

责任编辑:杜丽 装帧设计:康健

责任校对:王鸿宝 责任印制:张文芳

关于我父母的一切

Guan Yu Wo Fu Mu De Yi Qie

南帆 著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166号 邮编:100705

三河市宏达印刷有限公司印制 新华书店经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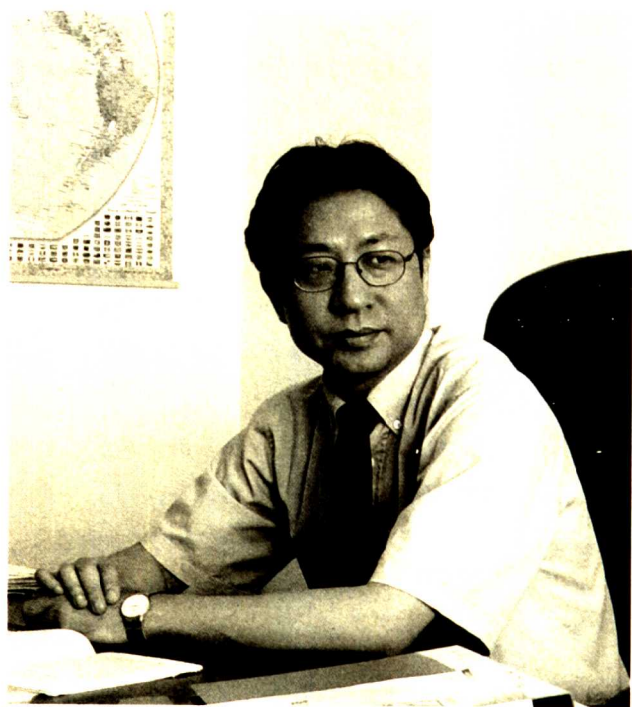
字数100千字 开本640×960毫米 1/16 印张13

2004年1月北京第1版 2004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6000

ISBN 7-02-004406-9/I·3345

定价 21.00元



自序

早就知道有这本书——本来要过些年才会动笔写的书。现在，它却急不可耐地冲出来，逼迫我修改写作计划。父亲不是一个爱表现的人，母亲甚至畏惧公众。所以，这种情况只能解释为某种历史的急迫性。我只得提早开始了。

我面对的是长辈的历史，似乎是遥远的过去。但是，我相信这一切仍然与我们息息相关。他们身上有一些我们必须分担的历史之谜。否则，我又有什么必要把父亲和母亲的形象塞给读者？他们太普通了，他们的经历丝毫算不上惊心动魄。父亲和母亲肯定是属于默默地生、默默地死的那一批草民。尽管如此，我还是在他们身上发现了“时代”这个大词。

每一个人都可能看到自己的世界。每一个时刻都可能重新发现世界。这是部分章节背后存有附录的原因。附录的内容大致是另一个时间、另一个地点对于同一个问题的谈论，可以与正文相互参证。几篇附录摘自父亲的手记，另外几篇附录是我以往写下的文字。

这本书的写作时间不长，但是，我消耗了许许多多。记忆和思想被重新犁过一遍，掩埋已久的岁月再度翻开了。笑声的确不多，叹息和沉重的感慨洒满了纸面。

这辈子肯定会有这么一本书，也只会有一本。愿意读完这本书的读者一定明白，为什么我这样说。

且将这本书献给我年迈的父亲和已经在九泉之下的母亲。

2003年9月8日

目 录

最后一个码头·····	1
附录：父亲手记（一）	
疼痛的飓风·····	5
附录：那一张床空了（节选）	
轻松的遗忘·····	13
父亲属蛇·····	19
附录：找到与丢失（节选）	
另一种形象·····	33
附录：父亲手记（二）	

读书与革命·····	39
附录：父亲手记（三）	
朋友如手足·····	51
附录：默契的朋友（节选）	
大学的又一个传统·····	61
附录：分量	
那个时代的爱情诺言·····	69
把心交出来·····	81
大家闺秀与小家碧玉·····	87
附录：父亲手记（四）	
第一课·····	95
附录：父亲手记（五）	
一念之差·····	103
附录：书籍的天地（节选）	
文字魔咒·····	111
只欠东风·····	115
沉默是金·····	119

渺小的焦虑·····	125
龙卷风·····	131
附录：危险的戏剧性（节选）	
相片恐惧症·····	137
附录：瞬间的永久	
孤单的木板房·····	147
附录：城市与山	
空白的问题·····	159
两套生活·····	169
附录：快！	
病情与人情·····	183
附录：父亲手记（六）	
逝者如斯夫·····	191



最后一个码头

我的记忆之中，母亲始终嵌在父亲的形象里。发生在父亲身边的所有事情无不交织了母亲的种种痕迹。然而，这一天开始，父亲只能是父亲了。母亲从父亲身边分割出去，去了另一个世界。

这是最后一面。母亲的遗体平躺在殡仪馆的礼堂里，面孔旁边摆了一束花。这是撤出世界之前停泊的最后一个码头。四周的花圈已经摆好，哀乐刺耳地响起。告别仪式开始，送葬的人们依次鞠躬。送葬的人数也许超出了母亲的预料，但是，她闭着眼睛躺在那里，永远不可能知道确切的数目了。多或者少又有什么关系呢？这是她死后发生的事情。数字只能让活的人兴奋，死亡的黑暗吞没一切数字的差异。

送葬仅仅是重复了无数次的惯例，生活并不会因为少了一个人而产生什么改变。天青云淡，阳光之中的松树纹丝不动。历史还在一个遥远的地方行驶，一如既往。只有当这个人是你的

母亲时，你才知道生活从此缺失了一块。

母亲已经被癌症折磨了五年多，这一天的到来并不意外。我的心中只有茫然的疼痛和酸楚，可能还隐含了些许——说起来有些罪孽——解脱的轻松感。母亲时时在病榻上苦苦辗转，不断地祈求能够早些走。吁出了最后一口气，永恒的平静终于到来。

送葬的队伍环绕遗体，几个亲属排列在母亲遗体前方。我将母亲的遗像捧在手中。父亲站在我旁边，神色呆滞地凝视母亲的遗体。鞠躬如仪。鞠躬如仪。众多的握手和叮嘱。节哀，节哀顺变。

人死不能复生，我会节哀。我知道这个日子也会一天天地退远，终于埋没在世俗的尘埃之中。但是，我还知道，这个日子烙下的疼痛再也不会消失。母亲是什么？母亲是枯瘦的巴掌，是杞人忧天式的

操心，是追出门来反反复复的嘱咐。往后，这一切都不会再有。往后的父亲形影相吊，只能在母亲的遗像面前喃喃地自言自语。



两岁的母亲。



母亲走过的最后一段路。

喇叭里的哀乐回旋在礼堂里，没心没肺地重复不休。

前一天夜里守灵，我掀开蒙在冰棺上的红布。烛光之下，母亲的面容安宁平和。寒冷的冰棺里面，母亲睡得很安稳。我知道，母亲已经无比的疲倦，没有一丝力气。挣扎，挣扎，挣扎，突然一松手，那个喧闹的、恋恋不舍的同时又是痛入骨髓的世界疾速地滑出了掌心，一生的重负顷刻之间全部卸下。死是彻底的失败，又是彻底的反抗。现在，再也没有什么能够压榨母亲，威胁母亲，恐吓母亲了。闭上眼睛，母亲不必再与这个世界苦苦周旋。让她好好地睡吧，别再打扰母亲了——冰棺上的红布轻而易举地蒙上一个人的全部哀痛和眷恋。

2001年1月18日，腊月二十四日，民间风俗祭灶，即是过小年。清晨六时多，我被父亲的电话召回家中。母亲呻吟不止，我和父亲商议再度送她进医院。九时许，情况渐趋平稳。母亲勉强地说了几句话，我就匆匆离开。这个时节我正在忙碌。下午三时多，我在一个会议上突然接到妹妹的紧急电话。以最快的速度赶回家中，母亲已经走了。终究没能挨过年关。新年正月的大门赶在母亲抵达之前断然关闭。

殡仪馆里，最后的告别只有几个亲人。姐姐把一个小瓶子放在母亲遗体的怀里，据说可以保佑母亲不被烧痛。穿白大褂

的殡仪馆工作人员点了点头，推起母亲的遗体沿着一条弧形的甬道走向焚化炉。姐姐突然喊了起来：“妈妈快逃呀，大火来了！妈妈快逃，大火来了……”尖厉的声音回荡在甬道之中。穿白大褂的工作人员鳞鳞地推着车消失在拐弯之处。那里是这个世界的出口。母亲将抛下这个世界独行。

这一刻我的内心终于溃决，眼泪夺眶而出。

附录：父亲手记（一）

明天你将彻底告别这个世界，连躯体都不留。夜是如此静谧，只有冰棺的电机轻微的嗡嗡声和燃在沙盘里的蜡烛偶尔劈啪作响。我从玻璃罩下仔细端详你：你更瘦了，下巴变得很尖。你眉宇舒展，眼睑自然垂合。

4 你走了，叫人很难相信。那还是昨天、前天的事，你还在那样地诉说，那样地呻吟，那样地呼叫，那样地恳求，那样地叮嘱，那样地示意；你的容忍，你的愁苦，你的牵挂……一切都是那么活生生的，在这个世界上就这样抹去了？世界只有一个，没有第二个；如果有，我倒略可安慰。可是我从不相信还有什么另一个世界。这就是我的悲剧所在。

我再次审视你，使我备感惊奇的是你那薄薄的、轮廓分明的嘴唇像抹上唇膏似的殷红，弯弯的，还是那么有模有样，如同生前那样动人。孩子说，那是凝血，凝血才那样殷红。可是，凝血要发暗，粘在外面未吐净的凝血又怎么可能顺着原来的唇形曲线抹着？我宁可想象这是一种象征——告别苦难。

……

疼痛的飓风

逝者已逝。很长的时间，我一直不敢为母亲写些什么——因为我心里埋藏了一份隐隐的歉疚和恐惧。至今，我仍然不敢把这种感觉告诉父亲。

1994年，我外婆去世。母亲自小与外婆二人相依为命，外婆始终和我们住在一起。上个世纪70年代，父亲母亲远赴乡村数年，外婆一个人照顾我和姐姐、妹妹。外婆的身世使我不时浮出一些伤感，后来就写了一篇小小的追悼文字《那一张床空了》。这些文字发表在广东的一个刊物上，我有意不想让父亲和母亲看到。

外婆去世之前的五六年已经异常衰弱，母亲一直紧张地侍奉在床前。外婆去世之后大约半年，母亲就查出了直肠癌。那一阵不断地出入医院，忧虑和恐惧持续地积攒。报告单打消了最后一丝侥幸，厄运的栅门牢不可破。还没来得及松一口气，不幸立即接踵而来。为什么母亲如此苦命？我犹犹豫豫地接受一

种解释——也许，因为日子轻松起来，身体的免疫系统削弱了对于癌细胞的监察？然而，某一天我忽然恐慌了起来。我觉得母亲要被孤独的外婆召走了——因为我在《那一张床空了》之中又提到了外婆的孤独。

不清楚谁在刊物上见到了这篇文章，辗转告诉了母亲。母亲索要了一本刊物，眼泪汪汪地在病榻上读了一遍又一遍。那些日子，我被胡思乱想攫住了，真的有些不安。古代的观念之中，文字具有某种魔力，祈祷或者咒语会使文字成为现实。我会不会无意地触动了某一个机关？——我情愿没有写过那些文字。

6

母亲尚在襁褓之中，外公就撒手人寰。母亲丝毫不想起外公的模样，隐约听说是个律师。这个面目模糊的男人向他的后代遗传了什么，这已经是一个无从索解的秘密。鼻梁，身材，脾气，酒量，生命的密码之中隐藏了多少外公的基因？外公抛下了外婆和母亲，孤儿寡母的全部主题就是在流离颠沛之中活下来。日本人打来了，外婆一手拖了母亲，一手提上一个藤箱子逃出了福州。搬来搬去，居无定所，这大约是母亲对于童年的主要记忆。母亲说过，她和外婆住入某一个大院落时，院落里的一只大狗竟然站起来，像只狼似地把前爪搭在她肩上，吓得她魂不附体。不过，尽管日子困苦惨淡，母亲还是磕磕绊绊地读完了师范学校。

近时的报纸上登载了一条消息：哪个地方冒出一个十二岁的女神童，她的发育期著作坦陈了自己的伟大理想：找一个“金老公”。“金老公”的条件

是：富贵如“比哥”——比尔·盖茨，潇洒如“周哥”——周润发，浪漫如罗哥——罗纳尔多，健壮如“伟哥”——何谓“伟哥”就不必解释了。不知道女神童必须发育出多么妖娆的身体才能享用如此巨大的理想？我想，即使多借给母亲两个胆，这种想象还是会把她吓个半死。她的理想仅仅是安宁。形象地说，也就是丈夫、孩子、热炕头吧。尽管如此，我仍然想不出母亲有过多少从容的时光。她的大半生都在气喘吁吁地躲避或者招架各种不期而遇的灾祸，时时如同一只惊慌的兔子。最后几年，上帝竟然分配她从事一场绝望的对抗——与自己的身体殊死搏斗。即使要到另一个世界侍奉外婆，又有什么必要如此残酷地折磨她呢？我只能长叹天道不公。

母亲动了手术，切掉了一段肠子。根据医生的建议，她的肛门改道到了腹部。为了求生，母亲不得不屈辱地接受这种违背自然的设计。可是，谁也没有想到，求生竟然变成了熬不出头的酷刑。癌细胞在体内无序地分裂，切除，化疗，转移，肺部出现新的阴影，这些都仅仅是一些医学术语的仁慈表述。母亲后期全部的可见症状就是一个字：痛。难以抗拒的痛。“疼痛是感觉对于躯体的背叛”，“即使逃到天涯海角，一个人也不可能甩下他的偏头痛、肩周炎或者胳膊上的创口”——看到了母亲遭受的煎熬之后，我一下子就明白，以前写下的这些轻飘飘的隽永之言根本没有掂出疼痛的真实分量。

没有查出癌症的时候，就听到母亲抱怨这儿痛，那儿痛——仿佛总要出一些什么事似的。然而，癌症的疼痛远比想象的强大。根据父亲的记录，2000年4月8日是一个标志性的日子。那天早晨，母亲的脚刚刚落地，突然被一阵钻心的疼痛击倒。从此她再也没有离开床铺。揪心裂骨的痛，锐利如刀刺的痛，游荡不定的抽痛，像是在骨，像是在肉，像是在筋，一日几轮地袭击母亲。剧痛铺天盖地席卷而来，母亲的身体犹如惊涛骇浪

1957年冬天，我被外婆抱着，只感觉到温暖。



之中的一只小舢板。她常常从床的这一头爬到那一头，时而呼天抢地，时而喃喃地祈求：老天，不要折磨我……即使在某些短暂的安定时刻，母亲也如同惊弓之鸟。疼痛的来临没有任何规

8

律。昏沉迷糊之间，突然蛇咬似的尖叫起来，另一轮疼痛无声无息地潜行而至。褥疮，粪便，无从逃遁的疼痛，身体成了一个人甩不下的苦难之源。父亲和我、姐姐、妹妹并排僵立于床前，没有人能伸手把母亲体内的疼痛揪出来。疼痛是一个回避不了的巨大物质，坚硬得如同一堵厚厚的墙壁，同时，疼痛又无形无踪，没法把它一刀割去。医生已经束手无策。止痛的药物很快上升到最高级别，只有副作用极大的杜冷丁留待最后的几天。疼痛甚至搅乱了母亲的神智，她的脾气变得反复无常。我的想象之中，疼痛如同无数次飓风从母亲的体内刮过，每一次都带走一部分血肉。弥留之际，母亲已经衰弱不堪，躺在床上像是一捆松松垮垮的枯柴。那一天下午，妹妹打算给她身上的褥疮伤口换药，母亲点头示意。她的右手缓缓地从胸前移到嘴唇附近，眼神突然地散了。耗尽了一切，最后一根弦终

于扯断。

父亲对我说过，母亲真的舍不得离开这个世界，离开亲人。即使在病榻上，母亲有时还会奋力地捶一捶父亲酸痛的背脊，过问一下父亲的三餐吃什么。然而，一旦疼痛袭来，母亲混沌的脑子里只剩下最后一个念头：赶快走，结束这一切！父亲说，他曾经在母亲的病榻上发现一把剪刀，母亲问过他手腕上的动脉位置。父亲忍不住说出了眼泪：为什么要如此折磨母亲呢？

壮士断臂，刮骨疗毒，这是历史愿意铭记的伟大疼痛。母亲的疼痛如此剧烈，同时又如此渺小；的确，我至今也想不出，上苍如此折磨这个女人究竟有什么意义呢？

附录：那一张床空了（节选）

——悼外婆

我属鸡，外婆也属鸡，长我四十八岁。外婆去世的那天是谷雨，我后来才想起来。外婆的灵魂掠过郊野的时候，听见了布谷鸟的叫唤吗？

成人之后，不可避免地见了些生生死死。但是这回我知道，死就是那一张床从此空了。那一夜守灵，外婆还在烛光摇曳之中静卧那张床上，换上一身崭新的、硬硬的寿衣。两天之后，我在殡仪场取到了烧得发白的骨灰，沙啦沙啦地装入一个陶罐，几块大的头盖骨放在面上。我走了，外婆就在那里了。那是什么地方呢？

我猜想，外婆是不爱去那地方的。外婆八十六岁了，算一个长寿的人。她持续卧床几年，今年春季已经异常衰弱，几乎没有了饭量。其实，她自己 and 周围的人都明白，最后的结局一天一天地逼近，不容回避。尽管如此，她可能还是不愿离去——她到那个地方找谁去呢？